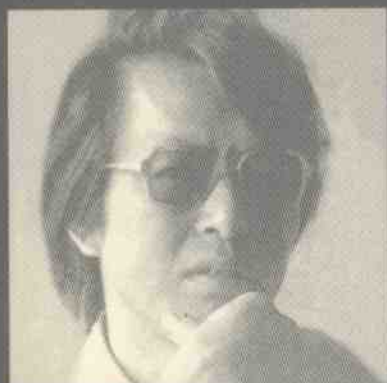


TIME THOUGHTS DICTIONARY



[中] 毛喻原 著

時代思想詞典

時代思想詞典

TIME THOUGHT'S DICTIONARY

香港金陵書社出版公司

2001年・8月

時代思想詞典

毛喻原 著

香港金陵書社出版公司

香港九龍中央郵局 74509 信箱

規格 850×1168 1/32 印張 8.2

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440-185-3

定價: 港幣 50 元 人民幣 20 元

目 錄

序言	1
思	9
串	13
在	16
不在	20
呼喚	24
呼應	27
赴約	31
返還	34
背反	38
信距	41
空白	44
傻話	47
鬧劇	50
明天	55
穩定	60
閹割	66
解構	69
華表	72

2·《時代思想詞典》

標準	75
弱善	80
文盲	83
語暴	88
失範	91
蒙蔽	93
決斷	95
我－你	97
中國結	100
大特區	102
大顛倒	105
正常人	107
半腦人	111
人之位	115
垃圾色	118
玻璃罩	120
后現代	124
中世紀	127
對舉語	131
概語癖	134
反義社會	137

中國文化	140
文化假象	146
感覺文化	151
心之物象	154
文字屏障	156
知識分子	159
知識怪老	164
唯物主義	169
精神位格	176
五大關係	178
終極責任	186
李氏假設	191
人之三維	194
日常恐怖	197
人為污染	200
電視畫面	204
全息宇宙	207
未型之我	209
極限狀態	212
存在即合理	214
語言本體論	219

4·《時代思想詞典》

爬地草風格	222
表情現象學	225
精神就是精神	230
話語背反效應	236
漢語球體模型	240
功能性上帝觀	243
社會經緯紊亂	249
社會制度病理學	253
無神論條件反射	255
宗教的效應驗證	257
封閉的語言系統	260
甲由申式的悲憫	263

序 言

撰寫《時代思想詞典》的念頭產生得很早，大約在1985年前后。在我的心目中，那基本上算得上是一個文化洪荒的年代。盡管那時世界上充滿了許多聲音，但沒有語言，即使充滿了許多語言，却絕對與人類的真理無牽。那是一個重物輕心、偏智反神的時代，是一個只滿足物質欲望、抑制精神情愫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其思想產生了全面之扭曲、系統之誤導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真正想讀書的人找不到可以讀的書，而市面上大量鋪陳的所謂的書又不堪入目。它們要么明顯是成人的謊言，要么明顯是兒童的神話。不是老得有些昏庸離譜，就是嫩得非常可笑。反正一句話，我不願去讀，也無法去讀。所以，我戲稱那個時代，所有的屏幕都是兒童電影，所有的讀本都是兒童書籍，所有的美術都是兒童繪畫。幾乎所有的文化產品都只適合兩類讀者：兒童和老人。書店里幾乎沒有適合成年人讀的書。而我喜歡的那兩類書（宇宙學和神學，前者說明世界之時空的尺度和範圍，后者揭示人類之心靈的起源和性質）就更是鳳毛麟角，了無踪影。于是，我就只好自言自語，自寫自讀，被迫進入一種厭外而崇內的“自戀”。就象一個畫家自己作畫給

自己看，一個音樂家自己譜曲給自己聽，我也想寫幾本書讓自己讀。這也許是一個無聲不語、無真不理的時代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一種不得已而只好為之的被動選擇。誰叫我們遭遇的是一個有聲音沒有語言，有語言而又沒有真理的時代呢？

80年代中期，我打算寫三本書：1. 抒發自己內心思情的《永恒的孤島》，2. 描繪中國未來之精神的《中聖十書》，以及 3. 給我們這個時代畫像的這本《時代思想詞典》。前兩本書早在 90 年代初就已完成，其中《永恒的孤島》于 1997 年末由甘肅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只有《時代思想詞典》的寫作拖了很長的時間。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應歸過于自己的那種理該遭到譴責的疏懶，另一方面，多半是由于我們這個時代確實存在着許許多多令人難以言說的東西。因為能說的，是你不想，也不屑于去說的，而想說的，又是你無法，或不能去說的。反正，凡真正想寫作的人似乎都陷入了一種兩難。一方面你得去面對自己能力的挑戰，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去接受來自外部環境的壓力。就像高行健先生所說，中國的寫作者似乎先天就比別人多出了一份苦惱。因為他不僅要去面對自身語言的困境，而且同時還要面對一種來自政治權勢的脅迫。所以，中國寫作者的困境和危厄是雙重的。真正的寫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那至少也是一個難

度極高，或幾乎是無法去完成的動作。

幸好我本人本能地反感中國人最流行的那句口頭禪：“說不清楚，沒意思。”我認為，不是沒意思，而是說不清楚。當然，我也認為，不是說不清楚，而是有人不讓你去說。說不清楚，當然沒意思。但如果讓人去說，我相信是可以說清楚的，至少可以相對地說清楚，或無限地接近一種清楚。只有當萬物可以去說，並且說得比較清楚時，這個世界才會顯得有點意思。世界的意思，或人生的意義是因為可以讓人去說，並且說得比較清楚時才呈現出來的。你不去說，或不讓人去說，世界上的事情當然永遠也說不清楚，但還得去說，因為不說的問題，那沒有說清楚的問題，一直都在那兒等着你。不說，并不等于可以免于去說。今天沒有說，是因為它要積累起來讓你以后一起去說。問題很像債務，愈積愈多，欠下的肯定要償還。帳不可以賴掉，同樣的道理，問題也無法回避。回避了的問題，總有一天回找上門來，像孤魂，像幽靈，死死地糾纏你，總會和你過不去，讓你不得安寧。

不說，問題依然存在，說不清，永遠需要你去說清。因為有些問題不說清楚，你是無法起步的，更不要說開跑，要騰飛。因為不說，說不清，是非永遠就會模糊，正錯絕對就會含混，這勢必就要導致這個世界的污濁、相對、不明不白、不倫不類、莫名其妙，導致一

個世界其評判事物標準的喪失、善惡的顛倒。很難設想一個人在這樣的世界究竟能有什么樣的活法，究竟能夠活出一種什么樣的滋味。在這樣的世界中，不能說的事實肯定會被能說的假象遮掩，同樣，能說的謔語必然會把不能說的灼見隱蔽。謬誤往往被絕對化地誇張，而真理却又被相對化地處理。在這樣的世界中，人無法知道什么是行為的底綫，也不能確定語言的邊界究竟在哪里。在這樣的世界，由于沒有價值的最終尺度，似乎一切都可以，一切都允許，一切都隨便。要么，全部倒過來，一切都不可以，一切都不允許，一切都被禁止。反正，總是走極端，而往往走的是壞的極端，惡的極端，暴與邪、凶與殘的極端。這就難怪，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們總有寫不完的《通向奴役之路》，讀不完的《動物莊園》，看不完的《古拉格群島》。

我知道我所面臨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當人們在為形式的接軌、物質的進步欣喜若狂，志滿意得時，我却在為一種實質上的背離、精神上的倒退憂心忡忡，痛苦不堪。我知道，中國是一個無思之國，無神之國，同時也是一個曾經被虛假的精神、冒充的神靈所欺騙，所傷害，而如今已變成一個談精神就色變，提信仰就嗤鼻之國。這國，有許多多余的，而太缺必需的。比如，我們有空間的肉身，却没有時間的靈魂；有動物的言語，却没有人的語言；有美麗的電視畫面，却

沒有詩意的大地景觀；有對塵獄無節制的眷念，卻沒有對天國最起碼的向往。我知道，在一個信仰的虛無之所，肯定是迷信充斥的地方。在一個祛神迷物的地方，必然是魔鬼出沒的天堂。仿佛每個人都中了魔法，神經兮兮，肌肉抽搐，面帶饑象。他們都為物而瘋，為欲而狂，使流逝的歲月灌鉛，使呼吸的空氣帶毒，而讓那靈性的精神悲慘地漂泊，無終地流放。

這是一個沒有精神而又鄙視一切精神的時代，是一個沒有思想而又嘲弄一切思想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只有物質之愛，而沒有精神之戀。這個時代，小丑在臺上唱主角，天才在門后抽大烟，二百五無限風光。斂財掠權者忙得要死，思想家無事可干，永遠失業。這個時代，人們最喜歡歷史的宏偉敘事，最偏愛虛德的治國方略。他們搬弄對舉語、概括語，迷戀巨型詞、抽集詞。人們放縱語言，但從不問語言為何物。人們拋甩字句，但從不想字句的含義究竟是什麼。語言脫離世界，話語背反事實，當人們在建立一個虛幻的語言王國之時，蹂躪并拋棄的卻是一個本該去百般珍愛和擁抱的現實。這個時代，一切正義詞都被篡改，一切常用詞都被誤用，其語義不是含混，就是顛倒，你甚至無法用一些最自明的詞來指稱哪怕是一些最簡單的事物。正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我才感覺到了作為一個人應盡的責任，我覺得我有某種義務去戮

穿話語的陰謀，破除語言的迷霧，言說我心中的真理。盡管這非常困難，近乎于一種狂暴之海的逆向之行，一次穿越龍卷風的冒險之旅，是另一種性質的垂直極限，但我還是覺得我有責任和義務去把反義的社會再反義一次，以期還事物一種更接近正義的真實。

我認為，過去聖人的東西對我們來說，總是顯得有些大而化之，而現代學人的貨色又嫌有點隔靴搔癢，反正，對中國人的生活都不大適用。一方面，人們在懷念一種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所謂傳統，另一方面，大家又在傻乎乎地般進一些舶來正宗的歪理邪說。這實際上都會給我們本來就悲慘的生活造成一種極大的縮窄、傷害，甚至毀滅。當然，最關鍵的還在于這是一個以生物本位來定格的民族，即在它的骨子裡，總是下意識地把一種自然客觀的生物性目標設定為自己生存的最高參序，並把它看成是生命的一種終極表達和訴求。有了這一設定，以後的一切必然就成了一種自然的推演。這麻煩就大了，以後的災難便接踵而至，順理成章。你看那些社會上無以數計的讀字的人，什麼連環畫、卡通畫、插圖本、流行小報、時尚雜誌、政經社論，不計其數，他們無所不看。盡管如此，但他們還是通通都可被定義成讀字的人，而非讀書的人。哪怕他們表面上也是在讀“書”，但那究竟是些什麼書呢？渣滓、垃圾、生活的鱗屑和碎片。我們知道，

一個讀字的民族和一個讀書的民族是有區別的，就象一個書法的民族與一個書籍的民族有本質的不同一樣。

有非常多的迹象表明，中國人什麼也不缺。不缺人口，不缺國土，不缺資源，不缺歷史，甚至也不缺金錢，但就是缺思想，缺理論，缺精神，缺信仰。所以，這是一個急需基本之思想與理論的國度，是一個必須彌補起碼之精神與信仰的國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才有心思去編撰這本《時代思想詞典》，以期對中國人這方面的缺陷有所裨益。

老實說，編撰這本《時代思想詞典》的心是起得有點雄，我既想用這些詞條來給我們的時代畫像，畫一張素描寫生，又想對那些流行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所謂經典用詞重新清理和定義一番，更想創造出一些全新的術語，使其成為人們重新去認識事物的一種便捷的工具。當然，在最好的情況下，我也希望它成為人們探索之旅上一座參照的燈塔，一塊有用的路標。可以預料，該《詞典》的面世肯定會傷害一些人，觸怒一些人。比如那些銀金灌骨的受益爺們，那些見識迂腐的知識怪老和那些具有兒童心態的所謂的成年人。但同時也會歡喜一些人，激動一些人，因為該《詞典》明顯表達了一些人內心中那種早已有之的共同確認和感受。無論哪種情況，我都表示理解。只不過在此我

想說明一點，對於前者，我奉勸他們去讀讀佩雷菲特的《法蘭西病》和克羅齊埃的《被鎖定的社會》，並想想這兩位作者出書之后的境遇。對於后者，我真希望他們多多給該《詞典》提些建議，以便它今后的擴充和修訂。

最后，還想補充一點，編寫該《詞典》的另一個初衷是，我堅信凡人類的話語都具有一種背反的效應：“美語言”往往產生丑生活，“壞語言”說不定會導致好結果。該《詞典》中肯定有諸多不當之處，懇請各位笑納見諒。

毛喻原

2001年4月10日于北京

思(Thinking):精神動力學術語,同時也是不在學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

在老斯的《不在學引論》中,這一重要概念是針對唯物主義在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那種欲與詩的泛濫現象而提出來。在在的世界中,老斯有一個問題始終弄不明白,為什麼在一個絕對缺乏思的國度,人們老是愛說:人一思,上帝就發笑。在他看來,在這樣的國度,情況也許恰好相反,人不思,上帝才會哈哈大笑。老斯認為,思在一個具有不在背景的世界中,即本身就具有思之優良傳統的社會中,它確實可能算不上一種有什么了不起的品質。但在一個泛欲非思、重“情”輕思、亂詩祛思的無神論傳統中,思自然就成了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甚至是一種極其珍貴的品格。在這樣的傳統中,思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比善、比德更顯得闕如、可貴和必不可少。

按照老斯的說法,思,作為動詞,它指的是人類面對事物所從事的一項理性活動;作為名詞,它指的是人們存在于世的一種精神狀態。是一種必然要招致人類的文化加速、使萬物有效導入進化序列的一種狀態。老斯認為,思是人之不在性的一種對應存在,是使在成為一種不在之在的前奏、準備、籌劃和允諾。思,有時就是人之不在性的另一種表達,是使人正常存在、充分存在的一種前提和保證。

思，可分為直接之思，間接之思；對物的思和對思的思；半途而廢、半途而終之思和徹底之思、完整之思；當下之思和永恒之思。另外，還有水平之思和垂直之思；日常之思和超驗之思；人倫之思和宗教之思。一般說來，對物之思是一種直接之思，這是思的一種最原始而初級的形態。即使在唯物主義的泛欲世界中，這一思的特征也是非常明顯的。在這里，我們想要強調和特別說明的是那種對思而思的間接之思，一種更為高級和復雜的思。我們認為，只有這種對思之思的反思才是人之為人的一種本質特征。只有這種思才能構成人的真正尺度和標志。因為只有這種思才有可能把人引向完整的視閥和全息的境界，從而為人通向神指明一條道路。

在一般的情況下，情與思是平行並列的，它們是一種半斤八兩、水漲船高的關係。前者表達的是人之感悟心性，后者象征的是人的理性內容。但在一個欠思而無思的國度，這兩者已完全失去了平衡，甚至有一種輕重、順序的顛倒。在這樣的國度，思是壓抑的，而情，所謂的情却被任意地夸大與鋪張。我們認為，無思之情，那必定是一種矯情、虛情、假情，是一種近乎兒童般幼稚的淺薄之情。這種情並不表達深思之人的自然性靈，相反，它傳達的似乎永遠是一種弱善情結的錯位和迷亂，是一種無深度、無厚度、無分量的